



莲花蝴蝶
◎孙镜福

岁月
流金

怀想当年“大礼堂”

◎林炳堂

凡是上了些年纪的包场人，都记得当年有座公社大礼堂，公社的一些重要活动都放在那儿。除了开会外，还经常在那儿放电影、演戏，因此，人们熟悉它、喜欢它，也记住了它。

公社大礼堂位于竖头街东侧、原供销社里面。如今虽早已看不到大礼堂的踪影，但在20世纪60年代，这里曾是集镇的重要活动中心，全镇人心目中所向往的地方。

其实，大礼堂并不是很大，原本只是供销社堆放货物的一个大仓库。1958年，包场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社党委传达上级精神，布置生产任务，要经常召开大会。可就是缺少一个开大会的场所。公社领导镇前镇后转了一圈，一眼看中了这个大仓库。经与供销社商量，决定把仓库腾出来改作会堂，另选地再建仓库。经过初步改造，安装了长竹凳，设置了主席台，新装了门窗，也好坐三百多人，正适合召开公社三级干部（公社、大队、生产队）会议，于是，人们就称之为“公社大礼堂”。

我最早接触大礼堂是在那里看露天电影。那时我们还小，县电影队来镇上放露天电影，地点就安排在大礼堂外面的广场上。当时文化匮乏，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对小孩来说就像开了次“大荤”。听说放电影，我们就带上凳子，早早来到电影场占位置。因看电影的人多，有时没抢到好位置，坐在后面又看不到，于是就偷偷溜到大礼堂，坐在窗棂上看。那窗户又大又高，一个窗棂好坐好几人，坐在上面看电影没遮没挡，清清楚楚，好过瘾。后来，我们看电影干脆就不带凳子了，趁早去大礼堂占位置。

春节期间，有剧团来镇上演出也是在大礼堂。这是要收门票的，我们哪有钱买票，就早早来到大礼堂，或藏在椅子下面，或躲在舞台后面，想蒙混过关看“白戏”。管理人员在演出前要清场，我们总是东躲西藏，有时侥幸“躲过一劫”，洋洋得意。但大多被清理出场，只得在外面等着看戏尾巴。一般演出结束前总要开放进

场，让人看“戏尾巴”。当时前来演出的有锡剧、越剧、京剧、山歌剧等，记忆较深的是海门山歌剧《雷锋》。

后来，我初中毕业回家参加队里劳动。那年代正逢“革命样板戏”大普及，我们生产队成立了文艺小分队，排练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发动群众”那场，我也参与其中，扮演了一个老大爷，是配角。刚刚排练好，大队通知我们要在公社三级干部会上演出，地点就在公社大礼堂。接到任务，我们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第一次登上大礼堂舞台，为公社三级干部演出；紧张的是没有经验，担心演不好。既已决定，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我演老大爷比较简单，没有唱段，台词就一两句，不过化妆比较麻烦，几件破衣服还好找，一顶旧棉帽难找。几经周折，最终从邻居大爷家里找到，不大不小正好，颜色灰旧，帽耳垂落，与人物身份非常相符。面部经过一番化妆，皱纹斑驳，两鬓花白，活脱脱一个贫苦老大爷模样。登上舞台，一切按部就班，大家反而放松了。演出结束，获得全场热烈掌声。这是我第一次登上大礼堂演出。

不久，我当上生产队会计，与大礼堂接触多了起来，更多的是在那里参加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公社通过会议，把上级的指示要求和本地的生产任务一竿子插到底。当时全公社有22个大队，249个生产队，召开一次会议大礼堂坐得满满当当。三级干部会议一般都是公社领导作报告。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县里调来一位黄书记，他开会的方法有所不同，三级干部会议上也常让大队、生产队代表发言，或介绍经验，或表示决心。这样会场活跃了，会议效果也提高了。

有一回，我还有幸登上主席台发言。我初中毕业回家后常听海门广播站的节目，也喜欢将身边的好人好事写成稿子投向县广播站。有几回我的稿子竟被县广播站播出了，有两篇稿子还被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录用。当时各级都很重视宣传工作，我在媒体中频频用稿的事被公社黄书记知道

了，他通知我到公社，要我在三级干部会议上介绍是如何搞好通讯报道的。我从没在大庭广众下发表过言，有点胆怯。他鼓励我说，没事，你怎么做的就怎么说。于是，我硬着头皮上台作了发言。谁知，我的发言竟然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发言结束，台下响起阵阵热烈掌声。从这次会议后，我被调到公社专职搞报道工作，当上了“背玉米籽袋”的公社新闻干事。

当上新闻干事后，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领导写报告。在此期间，我为公社领导写了许多会议报告，都是在大礼堂传达到三级干部。记得有一回，上午接到起草报告任务，下午就要开会。一个会议总得一个多小时，起码得30多张稿件纸，就是抄也得半天。时间紧迫，我顾不上吃中饭连轴转，到开会前也只写了一大半。领导看我着急的样子，安慰说：“不要紧，我拿写好的稿子把会先开起来，你写好后送来就是。”经他这么一说，我就安心了。待我写好后送到会场，正好接得上，领导对我笑笑，我长吁了一口气。事后，公社干部跟我开玩笑：“真行啊，只有电影跑片，你还发明了报告跑片。”随之，大家哈哈大笑。

“大礼堂”毕竟是旧仓库改造的，场地狭小，条件简陋，开始几年开会、演戏尚能应付。但随着岁月的侵蚀，门窗腐朽、屋顶漏雨，渐渐地，那里也就无法开会和演出了。干部群众十分期盼能建一个像样的影剧院。

1982年，公社党委顺应人们的心愿，节衣缩食，从有限的乡镇企业利润中拿出60多万元，建造了一个颇具现代气派的影剧院，四层门楼大厅，曲折型落地玻璃窗，1200多个观众席。落成之后，公社请来省县剧团连演一个月，大家欣喜若狂，大过一把看戏瘾。

自那以后，人们告别了那破旧不堪的大礼堂。后来，在镇区改造中，“大礼堂”作为危房被拆除了，消失于人们的视野。然而，那浓浓的“礼堂情结”却牢牢印在包场人民的心中，也常常回放在我的梦境中。

温暖时光

◎徐冠东

玉兰一瓣

小时候，过年是一年中最盛大的期待。腊月的寒风里，家中便开始弥漫着忙碌与喜庆气息。

按传统习惯，喝过腊八粥，就开始准备过年了。灌香肠、腌肉、腌鱼、封鸡等，这是过年要备的菜肴。母亲把新鲜猪肉剁碎，加入葱姜末、鸡蛋、面粉和各种调料，用她那双灵巧的手将它们搅拌成细腻的肉泥。随后，一个个圆润的丸子在母亲手中诞生，被轻轻放入滚烫的油锅里。瞬间，油花四溅，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那香味也随之飘散开来，弥漫在整个屋子里。腊月二十三是北方小年，腊月二十四才是南方小年，小年既是打扫的日子，又是送灶王爷的日子。

除夕那天，全家一起贴春联、挂灯笼。父亲搬来梯子，小心翼翼地将春联贴在大门两侧，我则在一旁帮忙递胶水、递春联。一家人有说有笑，温馨极了。当夜幕降临，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整个院子被映照得红彤彤的，充满了浓浓年味。饭后是守岁的时刻。爸妈边整理我们的新衣服、新鞋，边聊天。我和哥哥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烟花，跑到院子里尽情玩耍。当五彩斑斓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整个世界变得如梦如幻，欢呼声也随着烟花绽放而此起彼伏。除夕，小孩会收到长辈的压岁红包。大年初一，给亲戚拜年会收到新年红包。小孩们最喜欢过年，吃美味菜肴，穿新衣、新鞋，拿红包，燃放鞭炮，开心事很多。

正月初五是年后开市的日子，各种国有集体专营商店和乡下供销点的员工在这一天早早地来到店铺，打扫店面，整理货物，贴上“开业大吉”的横幅，寓意着新的一年生意兴隆。熟人相遇说一些吉利的话，“恭喜发财”“生意红火”等。有的乡镇恰逢庙会，更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大人们为春耕做准备，孩童们则是寻找各式玩耍，年味儿甚浓。人们在正月十三前开始准备彩灯，心灵手巧的家长会用篾子、纸张等材料为孩子们扎兔子灯、金鱼灯等各种造型的花灯。母亲开始准备上灯圆子的食材，将糯米粉揉成面团，制作成各种馅料的圆子，如白糖腌制的猪油馅、荠菜咸肉馅等。全家一起吃糯米圆子，寓意“圆圆满满”。糯米粉是自家磨的，细细的、白白的，透着粮食的香气。馅料是白糖拌猪油渣，再撒上芝麻，甜香四溢。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城里的政府部门、国有工厂等单位会在大门上挂各种精美的彩灯，如走马灯、狮子灯等，孩子们拉着自家制作的兔子灯、金鱼灯上街游玩。

鹃园湖边的马路上，游人和花灯渐多，行至江海中路，各路游人会聚，不时有从各巷口加入的游人和兔儿灯，在江海中路、人民中路、黄海路形成相向游走的两条火龙。街头巷尾到处是提花灯、拖兔子灯的孩子，笑声、呼喊声交织在一起。大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聚在一块儿唠家常、看花灯。

赏灯的同时，文化宫和文化馆还有猜灯谜活动，猜对有奖品，吸引众多男女老少参与，将过年气氛推至高潮。这日子要等到正月十八落灯，家家户户吃了面条，才意味着过年真正结束。现在过年的方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那些关于过年的往事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星，镶嵌在记忆深处。